

歷史空間

古鎮廟會

■王大慶

廟會歷史悠久，起源於東漢時期。當時廟會只是一種隆重的祭祀，漸漸融入集市交易，再後來，又增加了娛樂活動。由於廟會這種民俗文化活動充分反映了人民群眾長期積澱形成的思想意識、價值觀念、行為方式和心理態勢。因而世代延續、傳承和發展，歷久不衰，屢禁不止。近年來，隨着改革開放和民族宗教政策的落實，以及大力推動民族文化大發展大繁榮，城鄉各地廟會興起，規模可觀，特色紛呈，令人欣慰。

筆者生在古城長在古城，對於廟會可謂是經常耳聞目睹，印象比較深的要數「安豐廟會」和「時堰廟會」。千年古鎮安豐自古宗教盛行，寺廟林立，建有七十二個半廟堂，「廟會」活動頻繁，且名目繁多，如太陽會（紀念明朝崇禎帝殉國）、東嶽會（紀念東嶽黃飛虎）、關帝會（紀念三國關羽）、華佗會（紀念神醫華佗）、龍王會（敬龍王）等等，特色最明顯規模最大的要數北都天廟的「都天盛會」。北都天廟建於明萬曆年間，廟內供奉着唐代名將揚州都督張巡（稱都天菩薩）、明代忠臣速報使司楊繼盛（稱速報菩薩），每年的五月十八日和九月十六日，為紀念張巡和楊繼盛這兩位民族英雄，安豐都要舉辦兩次傳統的廟會。

廟會前一天，廟裡照例封門閉客精心做準備，為敬奉的菩薩更換新袍和帽靴。晚上祭神，奉上豬頭、花魚、公雞六隻眼供品，然後點燭、焚香、燒黃元噴酒。迎會這天，山門大開，四面八方的善男信女前來燒香拜佛，從早到午，絡繹不絕。飯後二時許，青衣班、黃衣班將敬奉的菩薩請上七頂大轎，每頂轎子配八名轎夫相抬。出巡時，黃衣班頭戴黃帽，身着黃色的彩雲繡邊上下裝，護衛在都天菩薩的前後。轎前有數十人排成四路縱隊的香客信徒。青衣班穿戴一律青色，亦有數十人，護衛着速報菩薩前行；各吹手隊夾雜其中。隊伍最前面，有四人扛着的「肅靜」、「迴避」的四塊牌子，為大隊作前導。接着有二人各挑一面大鑼，鳴鑼開道，蒼着鑼聲，讓人肅然起敬。接着是高蹺隊，化妝成唐僧师徒取經人物的模樣，張揚表演，篤篤前行。迎會隊伍所到之處，沿街各商店紛紛擺設香案迎接神靈，有的還置放供品，以期神靈在門前停留。觀看的人群更是擠得水洩不通，成千上萬。整個迎會隊伍從南路祭集中出發，沿大街向北至北路祭，最後返回都天廟請菩薩登上原位，至晚上八九點鐘方告結束。迎會期間，五湖四海的客商雲集安豐，在華佗廟廣場和蛤子洞廣場等處擺攤設點，交易南北貨物；三教九流、各行各業紛紛爭先搶場出台亮相，唱小曲的、玩雜耍的、搞雜技的、擺小吃的、設藥攤的、賣西洋景的、算命打卦的……五花八門，應有盡有，熙熙攘攘，熱鬧非凡。

這是我小時候見過的「安豐廟會」。如今的「安豐廟會」又融入了踩街活動。每逢廟會，修舊如舊的安豐古南街，張燈結綵，彩旗飛揚，龍燈騰躍，花旦輕舞，鑼鼓鏗鏘，笛聲悠揚，京劇悅耳，民俗表演有聲有色，一派歡樂祥和的景象。戈湘嵐、王良、吳嘉紀、侯湘石、周法高等眾多的名人故居點綴其中，盡顯古鎮千年文化底蘊，令遊人讚不絕口；鮑氏錢莊、穀香齋食品店、春和傳統手工布鞋、古玩市場等百年老字號商舖再現昔日繁華，讓人流

連忘返。

與「安豐廟會」相媲美的是水鄉民俗「時堰廟會」。時堰是清代著名水利學家馮道立的故鄉，與曲（曲塘）、海（海安）、姜（姜堰）、溱（溱潼）同為蘇中里下河五大古鎮之一，歷史悠久，交通便捷，人文薈萃，宗教盛行。唐朝至清朝中葉，先後建有七十二座廟堂，形成具有地域特色的宗教文化。時堰都天廟始建於清乾隆二年，香火鼎盛之時彌佈戴南、張郭、溱東、台南、白甸等周邊地區，每年農曆正月十八、十月初十的都天廟會，聞名於四鄉八鎮，盛況空前，不幸毀於文革，直至2011年農曆五月十八都天菩薩誕辰日才得以恢復。自此，每逢廟會日，迎會的隊伍便準時匯聚到時堰八卦洲萬年禪寺，善男信女紛紛燒香祈福，然後，迎會隊伍從萬年禪寺出發，沿三洪路、興時路、三里路、建設路、人民路到時堰都天廟結束。舞龍隊、腰鼓隊、扇子舞隊、八仙隊沿途表演。鄰近的興化、姜堰、泰州、海安、戴南、張郭等地的文藝團體也趕來助興。活動期間，來自周圍縣城、集鎮的客商也雲集在時堰鎮政府前大街上，數百個攤位首尾相接，商品有時堰農具、時堰特鋼五金、時堰木雕、時堰蒲包、時堰茶乾以及時堰魚湯麵、刀切手擀麵、蟹黃肉包、鹽水乾、生粉餅、鳳糖糕、油炸蝦等特產。寬闊的時南河水面上，更是停滿了從四面八方趕來的船隻，從事魚、蝦、蟹、甲魚、河蚌珍珠等交易，人流如潮，船隻如梭，規模空前，充分體現了水鄉古鎮的文化特色。廟會期間，遊人還興致勃勃地觀瞻清代著名水利學家馮道立故居、務本堂水龍會所、當代著名雕塑家吳為山雕塑藝術苑、石頭橋、石板街、百年古井等景致。廟會演繹成一個集傳統民俗宗教文化、現代群眾文藝、集市貿易、旅遊文化等於一體的社會特色文化節日，吸引了眾多百姓、商家參與其中，既繼承和發展了傳統民俗文化，又促進了地方經濟的發展。

有着兩千年歷史的廟會活動傳承至今，活動內容是愈來愈豐富多彩，參與人員也愈來愈多，這利於保護和傳承民族民間文化藝術，有利於豐富群眾的文化生活，但一些地方的廟會也存在審美取向含糊、品位不高、文化內涵不夠、缺乏開發的問題，因而在加強對廟會文化活動管理與引導的同時，如何傳承和發展廟會文化，積極創新活動的形式和載體，使廟會文化活動與現代生活方式相適應，與現代社會人際交往相結合，與商業營銷和旅遊活動相互動，成為對外文化交流的活動平台和地方經濟的增長極，無疑是值得探討的課題。



■廟會活動內容豐富多彩。 網絡圖片

文藝天地

詩情畫意

趙素仲作品——

詩畫禪心（十六）

唐代高僧大梅法常

摧殘枯木倚寒林，
幾度逢春不變心。
樵客遇之猶不顧，
野人那得苦追尋。

唐代高僧大梅法常詩

素仲配畫

甲午夏日

高僧大梅法常（生卒不詳）同是馬祖門下嗣法。大梅法常一段時間隱居深山潛修，即使高官派人到深山找他，請他出山，廣度天下衆生，大梅法常也拒絕。但因緣成熟了，大梅法常還是出山說法，在圓寂之前，還對弟子開示：「來莫可抑，往莫可追」。

說到因緣成熟，我想到俗世人也有「水到渠成」、「時機成熟」這些說法，道理也是一樣。大意都是勸說和開解我們不要強求，「勉強無幸福」。我也有一句格言給自己，「不強求，不放棄」一直堅持此原則。

啟悟隨筆

豆棚閒話

■馮磊

翻譯的問題

曾經不只一位家長問我：孩子們怎麼對某些西方名著一點興趣都沒有？他們那急切的眼光能夠烤焦我的眼鏡片。我推了推眼鏡，用盡可能平緩的語氣告訴他們：這極可能不是孩子們的錯，更多的原因，則在翻譯。

我曾詢問過一位家長：「您喜歡普希金的《假如生活欺騙了你》嗎？」那位女士使勁兒搖了搖頭。她說，那首詩實在太直白了，就像白開水一樣，不符合中國人傳統的審美趣味——含蓄、深沉、幽默、崇高、曲徑通幽……這些元素統統沒有，遠不如讀舒婷女士的《致橡樹》感覺好。

平心而論，我比較認同她的觀點。內地從來不缺優秀的翻譯。像傅雷、草嬰、文潔若之類的名家，總是讓人肅然起敬。但與之相對應的，也有些出版公司拿到版權以後，就趕着催着「譯工」，像餓瘋了的牛那樣，跑到「菜園子」裡狠吞虎嚥一番，然後草草收工。

讀西方人的作品，要讀原著。如果沒有直接讀外文作品的能力，就要選擇可靠的翻譯。被惡劣翻譯毀掉的作品就像地上的甘蔗渣，是不會有什麼好的口感的。對翻譯家的質疑，當然不是從我開始的。陝西澄先生在《中國報紙的外聞》一文裡曾經大發牢騷。他說，某一天，報紙上刊登消息，稱意大利的某位大文豪死了。陳聽了感覺意外：「意大利作家中沒有這樣一位兄台呀？同名的音樂家倒是有一位。」後來，翻西方的報紙後他發現，死者果然是那位作曲家。

外語是一根拐杖，也是一枚利器。學好了外語，可以餬口、做翻譯；可以閱讀原版名著和報刊，了解域外的風土人情、時事政治，既開闊視野，又增長見識。此外，學好外語還有一個至關重要的意義，那就是不容易被欺騙。知己知彼，就不會盲目崇拜。所以，對某些有識之士大聲疾呼取消外語考試的高論，我並不贊同。外語考試，可以選取降低分值或改變考察方式的辦法。至於徹底廢除，還是不要了吧。

晚清出版的《點石齋畫報》，有幅畫名為《怨女成群》。其間配有說明文字如下：「西例重匹偶，雖貴為君相，無置妾媵者。於是乎女多男少之國大受厥累矣。美國北方有一省地名麻薩朱色，其民數男一女，幾患不在娶而在嫁。近有怨女一百六十二人聯名稟請議政院革除禁例，准令男子廣置姬妾……（她們）永不妒寵……但終身有託，雖賤列侍婢，辱備箕帚……」上述文字，講的是一八八零年代馬薩諸塞州的一條新聞。大意是，（當年）當地男少女多，於是女子聯名上書議會，希望能實行一夫多妻制度。

這條新聞是否真實，我們不得而知。倒是當年的那位譯者讓我們開了眼界，在對新聞事件進行報道的时候，他一廂情願地替美利堅的女士們表了態：「希望可以讓男人納妾、廣施雨露，那些混帳男人娶幾個都沒有關係。……尤其重要的是，她們永遠不會像中國的小腳姨太太一樣爭風吃醋。」

這樣的輕薄和自作主張，怎不讓人貽笑大方。

亦有可聞

明史之趣

■龔敏迪

《明史》經過清代官方修史，不少明人的筆記也有選擇性記錄的傾向，所以，技術性地拼湊部分內容，就比較容易為各種觀點服務了。不過，只要深入研究其中的史料，也比較容易發現其中有不少疑問。比如黃仁宇的《萬曆十五年》成了暢銷書，立即就有潘叔明、許蘇民兩位學者寫了《萬曆十五年對李贄著作的誤用》，陳梧桐教授在《明史十講》中還指出，黃仁宇提到胡宗憲說海瑞買了兩斤豬肉，而海瑞是回民，買的不是豬肉。海瑞在淳安縣懲罰胡憲之子的事常被別人引用，可是海瑞同時代，而且是同鄉人梁雲龍所撰的《海忠介公傳》中說，那是鄢懋卿之子。

吳晗、丁易分別在1943年和1948年寫成了《從僧鉢到皇權》和《明代特務政治》。丁易在序中說：「在那時想寫文章公開攻擊他們的罪行，是沒有辦法發表出來的，就想利用歷史事實繞個彎兒來隱射。」既然是影射，真實性打點折也就難說了。丁易英年早逝，而後來當了北京副市長的吳晗，則於1948年和1965年二次對原書進行了修改，試圖用以適應不同的歷史時期，並將書名更名為《朱元璋傳》。然後，他又寫了《海瑞罷官》，於是，姚文元寫了《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終於，利用歷史為現實服務，又成了重大歷史事件。

朱元璋在《御製大誥三編》中說：「環中士大夫不為君用，是自外其教者，誅其家而沒其身家，不為之過。」不剝奪別人存在的感覺，不足以享受皇帝自我存在的優越。海瑞懂得如何活出存在感，所以「壬子（1372年）舉孝廉會試不第，即毅然曰，士君子由科目奮跡，皆得行志，奚必制科！」他也敢於罵皇帝，還要求對他有私恩的前內閣首輔徐階交出半田產，甚至還說了一句名言：「今舉朝之士皆婦人也。」《萬曆十五年·序》說其書：「所敘不妨稱為一個大失敗的總記錄。」但官場另類的海瑞，何嘗失敗？其他人也未必失敗。《海忠介公傳》說他臨終時，身邊還有「二媵四僕」，生活上，他也並不是極端不會過

日子的人。存在是要被他人看見的，聚斂財物、炫耀地位、鬥狠爭勝，都可以顯示存在，最討厭的是那些相信「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為己任」的人，他們總是不滿於現狀，而且因為學識上的努力，即便到了走投無路的時候，仍能保持一份從容與自信。唯一的辦法就是肉體上消滅他們的存在，這也是朱元璋實行恐怖統治的需要。「白色恐怖」也好，「黑色恐怖」也好，不需要太多的理由的恐怖，才是最恐怖的。

見有學者陳學霖的文章，為了說明朱元璋「開創大明帝國，當是國史上之豐功偉績」，對朱元璋的濫殺無辜，找出了一些相反的證據，試圖推翻原有的說法。比如徐一夔的被殺一事，作者從《始豐稿·上虞顧君墓志銘》顧氏葬於至正十九（1359）年，三十五年後徐一夔寫了這篇銘文，又從《杭州府誌·職官表》中，考證出徐一夔死於朱元璋之後的建文二年。然而顧氏葬後三十五年仍然是洪武年間，徐一夔洪武五年任杭州府學教授，次年就受命去修《大明日曆》了，「書成後，要授他翰林院官，因患足病而辭歸。」即便他名義上仍然掛職，《杭州府志·職官表》有多少可信度？而且他提到的《始豐稿》中《故文林郎湖廣房縣知縣齊公墓志銘》一文並沒有被收入，究竟怎麼說的也無從考證。還有蔣清（景）高被殺一事，明人黃溥《閒中今古錄摘抄》的原文是：「蔣景高，象山人，元末遺儒也。內附後仕本縣教諭，雅表箋謁赴京師斬於市。斯禍也，起於左右一言。初，洪武甲子（1384年）開科取士，響意右文，諸勳臣不平。上語以故曰：『世亂則用武，世治宜用文，非備也。』諸勳進曰：『是固然，但此輩善譏訕。』初不自覺……」其中說的是兩件事，「洪武甲子開科取士」，並不是明朝那年才有科考。地方志上說蔣氏洪武九年死於任上，又沒有明說怎麼死的，憑什麼就說他不是被殺的？

也許，讀明代歷史之所以有趣，就在於它的撲朔迷離，需要自己去細細思考、探討。

■吳綺桐 寶安商會王少清中學

不打算寄出的信

現在想起來她真的十分堅強。可是生活依舊艱難，姊姊長大了，幼稚園學費昂貴。但媽媽並不打算捨棄女兒上學的機會，儘管自己每天只吃麵包作午餐，也要讓姊姊去上學。為求家人的安定生活，她拼盡全力。

安定的生活，現在可能很容易便有，但在上世紀八十年代，當你向貸款公司借錢而不能準時還款，俗稱的「收數佬」便會上你家門騷擾，有次還用萬能膠把我家的鐵門匙洞封了。母親向自己父母借錢，只能解決燃眉之急，卻不夠償還債款，而此時，她身邊出現一位貴人。

林伯伯和我母親只認識了數月，他們在同一間公司上班，同事聚餐時相識並成了好友。當林伯伯知道我家經濟有困難，他二話不說，毫不猶豫借了錢給我母親。因為他，我們才有現在安定的生活。他不但沒有叫我們趕快還錢，還經常請我母親食午餐，他對我們的俠義相助，我此生定必記得。他不但對我母親好，還會買玩具給我們姐兄妹三人，學術方面亦幫助我們。我知道他並不是對我母親有非分之想，他是真心願意幫助自己的朋友。

可惜的是，他在2009年時因肝癌而去世。我只能寫下一封關於他的信，表達我對他的敬愛。他的恩情，我必定記得，可是，這一封信沒有寫地址，亦沒有方法能讓他收到，但這一封不打算寄出的信，永遠存在我心裡。